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苦笑录

陈公博 著

(内部发行 仅供研究)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苦笑录

陈公博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笑录/陈公博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张秀平策划)

ISBN 7-5060-1706-7

I.苦… II.陈… III.陈公博(1890~1946)-回忆录
IV.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781 号

苦 笑 录

KU XIAO LU

(内部限量发行)

陈公博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ISBN 7-5060-1706-7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主要有《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中国纪事》[李德]等等。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内部),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考,对现代史和党史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不少专家反映,这些人的回忆录,虽然囿于其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及当时的历史原因,都有不少歪曲史实、吹嘘自己、攻击他人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可以使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使研究者更加深入细致地去考察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请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罕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

《苦笑录》是其中的一种。系陈公博于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写成。其时,汪精卫正筹组汉奸政权“南京政府”。随后,陈公博即参与“南京政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任“南京政府”代主席。

在《苦笑录》一书中,陈公博回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

年的经历,记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本书写成后,陈公博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一九七九年曾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

东方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三月

前 言

东方出版社为适应广大领导干部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人员需要，将出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纪事》(【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华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美】盛岳)、《苦笑录》(陈公博)、《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中共五十年》(王明)。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我们党历来重视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学习、研究与教育。这不仅要通过正面的、写得比较好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出版物来获得，也需要通过那些即使写得不好、甚至对历史有所歪曲，但毕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那些有影响的出版物来了解。有比较才有鉴别。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和科学的真理，需要多渠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反面教员的作用，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史料编刊社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其中就有上述著作。人们俗称为“灰皮书”。

上述著作，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不少吹嘘自己、诋毁他人、曲解史实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只要通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

就能够去伪存真,剔芜取菁,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更加深入地去考察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纠正或补充若干历史细节。这些年来,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文献与人物的研究者,很重视这些“灰皮书”提及的若干重要史实。在经过分析研究和考证辨伪后,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重要著作涉及的某个事情的论据,因而加以采用。就我所知,这套“灰皮书”出版 20 多年来,还未听说有不赞成在有控制的范围内出版它的,也未见到它有什么不良反映。

历史又过去 20 多年了,一代新人已成长起来。许多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一批青年学子也在从事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何况我们面临的 21 世纪,对历史文化信息的需求显著增加,学术界对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已大大深入。许多方面都迫切需要这一类书作为参考资料。面对图书市场的这种需求,东方出版社推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实为应时之举。我祝愿新的“灰皮书”的出版获得成功,并希望进一步解放思想,组织有关力量,出版更多有价值的“稀见”书系。

石仲泉

2003 年 8 月 10 日

自序

这本书是记载过去几件大事的实录，清楚了它的事件，同时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内容既这样简单，实在没有“序”之必要。但我想一想，为什么我名之为《苦笑录》呢？又似乎应该略略加以说明，既要说明，那便是序了。反正要写几句卷头语之类，我不如索性直唤它是“序”。

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仿佛夏天的天气，万里晴空，骄阳如火，你偶然见着天际横着一抹淡淡的微云，也许不大而且绝不经意，然而这一抹淡淡的微云，一阵便倏然变成了骤雨，一阵或者倏然变成了狂风。身当其事的人们，自己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源，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要防患未然罢，本来似乎没有患；要补救事后罢，竟直使你来不及救，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身命也要听天由命地让其浮沉。在当时遇事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笔记载，事已隔了许多年，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我写这本记载，是不希望读者当作正史读的。正史是什么？等于我们过了一天，拿铅笔在月份牌那个日子画一个符号。例如今日是一月一日过去了，就在一月一日那格上横一画，但一月一日之内所经过的事情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那横的一画丝毫也不能表示它的原因和结果！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成立，我知

道将来正史是必会大书特书“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但国民政府成立前所酝酿的种种喜剧，正史是不会记载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引出来的种种悲剧，正史也不会记载的。并且历史是人做的，人有时老老实实在制造一段历史，也有时虚虚伪伪地会磨灭一段历史。历来正史的编年纪事不必谈，即自创业的皇帝以至于揭竿的英雄，关于他们的本身谁没有过奇异的传说？只是成则为王时候，那传说便变了神迹，败则为寇时候，那传说倒变了鬼话。就算是不值一谈的鬼话罢，有时也会被人磨灭得干干净净，一点不给它记上历史。

我不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正史看，难道我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小说读吗？那又不然，大凡小说多少总带点臆想，带点虚构，否则情节和词藻都太平凡，动不起读者文学上的兴味。可惜我这本书根本没有臆想，也没有虚构，情节是那么平淡无奇，词藻是那么单调乏味，它也没有文学的价值，它也不合小说的体裁，只好当作一种零碎史料，帮助读者于读正史时候，偶然“疑不能释”，拿它作翻案的张本。

什么是写这本书的动机呢？那是我完全为着打不平。我知道将来国民革命正史出版时，一定有许多事实被抹煞的，一定有许多朋友受冤枉的，我为着打不平，所以要写这本书，我固然唤它是《苦笑录》，但读者喜欢时也未尝不可以唤它是“洗冤录”。

为着从事政治十几年，境遇把我挫磨到一点棱角也没有了，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只是爱打不平的天性，无论政治怎样把我压迫，始终没有毁灭，依然特立。我想大概为着遗传的关系罢，也许为着陶炼的关系罢！我为什么提起遗传呢？我父亲生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流人，他为革命丢了他固有的地位不惋惜，他为革命花了他整个的家产不懊悔，我身上有了这种倔强

血液的成分，自然带了只问心之所安不问事之成败的天性了。我为什么提起陶炼呢？我在少年时即在革命里翻筋斗，儿童时代便学会那驰马试剑，听惯了那任侠仗义，使得我后来成了一个重然诺轻生死的一个傻人。

血统既有倔强的遗传，环境又有那奢遮的陶炼，所以我一生做事都爱犯困难和冒危险。难道我真爱困难和危险吗？绝不，只是我遇困难时，心想我今日真碰着困难了，如果我能够把困难克服，岂不极有趣味？我碰着危险也有同一的想像，假定危险终于跳不过，最险也不过是死，无缘无故而碰到死，你想天下事更有比它有趣味的么？

我自少很有爱好文学的倾向，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做政治家。我不但对于政治没有兴趣，而且素来就对于政治讨厌。满清时代的政治已够我讨厌了，民国时代的政治更够我讨厌了。大概也因遗传关系罢，终于命定了要我走上政治的一条路。谁叫我生就打不平的天性呢？少年时候跟着父亲闹革命，自己何尝有见地，有主张，不过看见满洲人统治了中国，故而要打不平罢了。民国十四年由美回国，何尝想从事政治，只见国民党局促一隅，一般所谓老同志的，都避义如浼，袖手不顾，故而要打不平罢了。对于反蒋，我何尝想两次首先树起大旗来作急先锋，也是看见蒋先生阴鸷谲悍，要硬碰硬的抢领袖，故而要打不平罢了。

除了打不平之外，写这本书也恐怕带几分浪漫的气息。我始终当人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做人有做人的责任，而做人也有做人的兴趣。我对于事是绝对负责的，但责任完成之后，我要保持我的性灵。远的不必说，就在实业部的当时，我办公比别人到得早，退值又比别人走得迟，但一离办公厅之后，把门一关，心想：“且让部长的公博先生暂时关在这里，我自己的公博先生要

自由一下了。”因此，说实在话也是我的保持性灵，终不成因我从事过政治，便再不容许我说实在话？政治真是令人够受了，为着政治，有时你不能不说心内不愿意说的话；为着政治，你有时又不能说心内十分愿意说的话。我扮要角，念戏词，真太久而且太多了，我今天不能不本着我的性灵，痛痛快快写些“求其心之所安”的实在经过。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算是说完了。我还想补一下白的，差不多在这本书里，谁都受过我的批评，读者不要说：“人人都不对，难道天地间只有你一个好人吗？”我绝不承认我比别人好，或者我承认我比别人更坏，不过既名实录，应该存真，我既不愿无聊的扬善，也不愿有意的隐恶，一笔一笔的纪实，并不是故意扬己而抑人；况且这本书或者在我死后才能出版，天下更无死了才找人晦气之理？

这本书虽然写好，我知道出版是无期的。政治上的内幕差不多完全给我揭穿了，我不愿意政治还因我这本书重复惹起轩然大波，我只有把这份草稿封锢起来，倘若我命长的话，等到书中人物有三分之二以上作古才付刊，倘若我命短的话，那读者或者可以比较的快些和这本书相见。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公博序于香港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3
自 序	5
卷头的预白	1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4
第二章 廖仲恺先生的被刺	15
第三章 西山会议	22
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变	30
第五章 宁汉分裂	53
第六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	74
第七章 广州驱李之役	99
第八章 《革命评论》时代	113
第九章 护党救国军	126
第十章 北平扩大会议	140
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	167
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	179
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	187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196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203
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	223
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	229

卷头的预白

(一)这本记载是从民国十四年七月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止。中间少不免还有大事漏了叙述,但凡我没有参加,或者不是亲自与闻的,恐怕犯了以耳为目的弊病,不敢强以不知为知,一概从略。至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中日战事发生后,更有许多大事,那我打算另写一本专书,在此也不枝节地再提。这本书写成以后,还有大事继续发生,是不是我还补述呢?我目前也没有这样计划。

(二)“盖棺论定”四个字是中国人臧否人物的忠恕之论。这本书是写成于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天,以后书中人物必定还有变化的,但我再不等他们去盖棺,我就以今日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他们若再有变化,有机会时只好另写一篇文章去叙述,我决定不再变更这本既成的记载。

(三)书中有两位先生我对他们是称先生而不名;一个是汪精卫先生,他是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又是国民政府的创业者,所以我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也是统一中国的大功者,所以我也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自然我对于他两位都难保无微词,尤其对于蒋先生不满,但我依然对他们表示尊敬。

(四)中国人的名字最难记忆,他们有大名,也有别号,往往有人知一个人的别号,而不知他的大名,也有人只知一个人的大

名,竟直不知他的别号。书中有许多人物,我只唤他们别号,原因不是我故意谦抑地代他们讳名,而是我对他们太熟了,平时叫顺了口,提笔记载时,似乎叫他们大名,反而觉得太生硬。这本书出版一定距离写书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恐怕年代湮远,读者不一定知道某人别号就是某个大名,我所以不惮烦地照着笔画(原书为繁体字)的顺序,编定一个名号表,至于我单写他们大名的,那就不再烦赘。以下是一个名号表:

王法勤号励斋	王宠惠号亮畴	孔 庚号雯轩
孔祥熙号庸之	古应芬号勳勤	白崇禧号健生
朱培德号益之	朱晖日号步云	朱家骅号骝先
伍朝枢号梯云	李济琛号任潮	李宗仁号德邻
李章达号南溟	李品仙号鹤龄	李 江号冠洋
李烈钧号协和	李福林号登同	李文范号君佩
李 铭号馥荪	何应钦号敬之	何 键号芸樵
狄 膺号君武	吴鼎昌号达铨	沈鸿烈号成章
林 森号子超	居 正号觉生	胡汉民号展堂
胡宗铎号今予	胡 瑛号经武	陈济棠号伯南
陈铭枢号真如	陈 诚号辞修	唐生智号孟潇
唐绍仪号少川	徐景唐号赓陶	徐永昌号次辰
徐 谦号季龙	孙 科号哲生	夏 威号煦苍
马超俊号星樵	陶 钧号子今	张人杰号静江
张 继号溥泉	张发奎号向华	张定璠号伯璇
张学良号汉卿	张 群号岳军	张治中号文伯
黄 实号蘅秋	黄 郛号膺白	黄绍竑号季宽
黄镇球号剑陵	邹 鲁号海滨	许崇智号汝为
冯玉祥号焕章	商 震号启予	鹿钟麟号瑞伯

郭泰祺号复初	傅汝霖号沐波	傅作义号宜生
程 潜号颂云	覃 振号理鸣	叶恭绰号誉虎
彭学沛号浩除	经亨颐号子渊	贾景德号毓儒
邓演达号择生	邓世增号益能	赵丕廉号芷青
熊式辉号天翼	刘文岛号尘苏	刘 兴号铁夫
刘 峙号经符	刘 骥号菊村	刘维炽号季生
鲁涤平号咏盒	蒋方震号百里	蒋光鼐号景然
薛 岳号伯陵	薛笃弼号子良	蔡廷锴号贤初
阎锡山号百川	谢 持号慧生	戴传贤号季陶
萧振瀛号仙阁	谭延闿号组安	罗文干号钧任
顾维钧号少川	龚 浩号孟希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于十四年七月一日，现在虽然不列入于国家纪念日，而在政府方面每年都有照例的纪念，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似乎还没有四月南京政府成立那样深刻。倘使没有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也连带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只是历史是人造成的，而有时历史也会被人抹煞的，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印象很模糊，其原因就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们极力想抹煞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那一段艰难缔造的历史。

在孙先生逝世之前，本已拟定成立国民政府的方案，无如当时大元帅所占的地方仅仅得一个广州市，在东江方面有陈炯明统属下的林虎和叶举军队，在南路方面又有陈炯明统属下的邓本殷军队，北江虽然有谭组安先生的湘军和朱益之先生的滇军，西江虽然有李任潮先生的第一师，可是都有些残破，力量未能充实。就是广州市罢，那时还有著名的杨刘军队，所谓杨刘军队就是云南杨希闵和广西刘震寰的队伍，他们自从广西东下，便盘踞着广州，把小小一个广州市划区防守，不过他们划区并非为着军事需要，而为着开烟和开赌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既在烟赌，对于大本营的命令是绝不服从的，这样大本营还不能算健全，怎样可以改建国民政府？